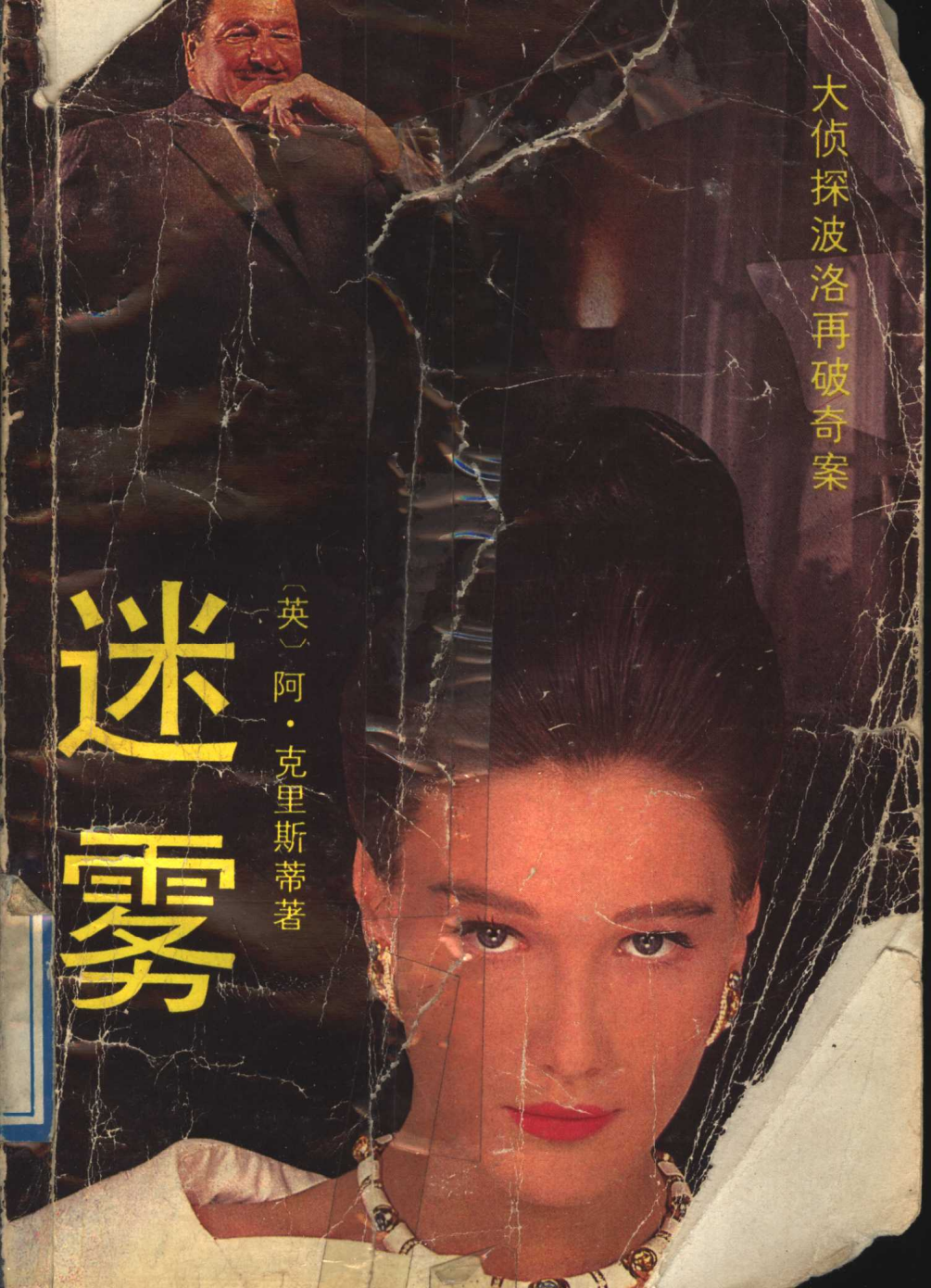


大侦探波洛再破奇案

〔英〕阿·克里斯蒂著

迷雾



The Murder of Roger Ackroyd

迷 雾

——大侦探波洛再破奇案

[英] 阿·克里斯蒂著 竺昆译



花城出版社

校 订：杨重华
责任编辑：罗兰如 黄宗权
封面设计：罗家杰
技术设计：杨世杰 赵 琪

迷 雾

【英】阿·克里斯蒂 著
简柏涛 译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25印张 1插页 170,000字

1989年6月第1版 198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000册

ISBN 7-5360-0386-2/I·358

定价：3.20

内 容 提 要

著名的英国侦探小说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风靡全球。她的著作被译成数十种文字。有些被改编成电影。其中我们熟悉的就有：“尼罗河上的惨案”、“阳光下的罪恶”等。她曾被誉称为“侦探小说女皇”。本书便是她的杰作之一。

法拉斯太太不堪丈夫虐待而将其毒死。某个知情人趁机勒索。法拉斯太太因此而备受折磨，最后自杀身亡。

法拉斯太太死前留下遗书给其密友罗杰·亚克罗依——皇家亚勃特村的富绅，揭露勒索她的恶棍。因此而导致罗杰·亚克罗依被杀。而他被杀的内情却不为局外人所知。

罗杰·亚克罗依的侄女佛罗娜·亚克罗依和“我”——雪柏医生，罗杰的生前好友，请来了大名鼎鼎的侦探波洛先生来破案。

皇家亚勃特村人事关系复杂。罗杰的继子瑞尔夫·柏顿急欲继承继父的财产；他的孀居弟妇很想知道罗杰的遗嘱中留给她们母女俩的份额；女管家勒雪尔小姐则会由忌生恨而杀死移情别恋的主人；男管家柏克有勒索法拉斯太太的嫌疑；布兰特少校好象爱上了佛罗娜；还有那神秘的陌生客查理士·肯特……。这些人均有作案嫌疑。案情迂回曲折，扑朔迷离。谁是杀死罗杰·亚克罗依的凶手？面对这错综复杂的案情，波洛神机妙算，精确推理，终使案情真相大白，凶手原来是……。

目 录

第 一 章	一个谜	1
第 二 章	亚克罗依的婚事	7
第 三 章	种葫芦瓜的人	15
第 四 章	芬利园的晚餐	26
第 五 章	凶杀	41
第 六 章	突尼斯匕首	54
第 七 章	邻居的职业	63
第 八 章	检察员的信心	77
第 九 章	金鱼池旁	89
第 十 章	客厅女仆	99
第 十 一 章	波洛的探访	115
第 十 二 章	各怀鬼胎	123
第 十 三 章	一根鹅毛	133
第 十 四 章	亚克罗依太太	141
第 十 五 章	佐弗·雷蒙	153
第 十 六 章	打麻将牌的晚上	164
第 十 七 章	柏克	174
第 十 八 章	查尔士·肯特	188

第十九章	佛罗娜·亚克罗依	195
第二十章	勒雪尔小姐	205
第二十一章	一段新闻	216
第二十二章	尤苏拉的故事	224
第二十三章	那彻斯之夜	232
第二十四章	瑞尔夫·柏顿的故事	244
第二十五章	真相	248
第二十六章	事实终归是事实	255
第二十七章	最后几句	259

第一章 一个谜

法拉斯太太在九月十六日至十七日——（一个星期四的晚上）突然死去了。十七日（星期五）早上八点钟我被请了去，但也无能为力，她已经死去好些时候了。

回到家时，刚刚过了九点。我用钥匙打开了前门，故意在大厅里停留了一下，挂起了为预防初秋早晨的寒冷的轻便大衣和帽子。说实在话，当时我并不以为我能预见到以后几个星期会发生些什么事情。但我的本能告诉我，前面会有一段动乱的时期。

左边餐室里传来了茶杯的咔嚓声和我姐姐卡罗琳那短促的干咳。

“是你吗，杰姆？”她叫道。

真是多此一举！除了我还会是谁？老实说，正是卡罗琳，当时使我迟去了几分钟。就如奇普令先生说的，猫鼬家庭的箴言是：“出去找寻。”假如卡罗琳需要什么来装备的话，那我一定会提议赋予她猫鼬的窜跳能力。你还可以略去箴言的第一部分，即是说卡罗琳只要安静地坐在家里，就可以打探到任何事情。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干的，但那是事实。我怀疑是那些仆人和小商贩组成了她的情报网。在她走出外面时，

不是去收集情报，而是去散布新闻。在这方面，她真是一位令人吃惊的专家。

她的这一所谓癖好，确实引起我下不了定义的苦恼。现在在我所说的法拉斯太太的死，很快就会在一个半小时之内传遍全村。作为一个医生，自然还是要谨慎一些，所以我养成了对我姐姐尽可能保密的习惯。虽然她却经常打听到同样的消息。但是，我还是感到一种无可责备的道义上的满足。

法拉斯太太的丈夫仅在一年多之前死去。卡罗琳一向断言（尽管这一断言没有什么根据）：他是被他的妻子毒死的。她嘲笑我那关于法拉斯先生的死是由于严重恶化的胃炎，加上酗酒所造成的这一答辩。我也同意胃炎与砒霜中毒不是没有相似之处。但是卡罗琳却按她自己不同的思路来对法拉斯先生的死提出质疑。

“你只要去看看她就明白了。”我常听她这样说。

法拉斯太太虽然不算年青了，但颇有吸引人的魅力。她衣着朴素，却很称身。反正一样，妇女们都从巴黎买衣服回来。从这一点上来讲，也不足以证明她有必要毒死丈夫。

当我在大厅里，想着这一切的时候，卡罗琳那刺耳的声调又响了起来：

“杰姆，究竟你在外面干什么？为什么还不进来吃早饭？”

“来啦，我亲爱的。”我急忙说，“我正在挂大衣呢。”

“这么久，你都可以挂半打大衣了。”

她说得对，这段时间足可以挂那么多了。

我走进饭厅，亲热地在卡罗琳的脸颊上吻了一下，然后坐下来吃鸡蛋和熏肉，熏肉十分冷。

“今天一早就有你的电话。”卡罗琳说。

“是的，”我说，“皇家柏笃克，法拉斯太太家的。”

“知道了，”姐姐说。

“你是怎样知道的？”

“安妮告诉我的。”

安妮是家里的女仆，一个很好的女孩子，但有多嘴的积习。

停了一下后，我继续吃我的鸡蛋和熏肉。

我姐姐那又长又薄的鼻子尖处抖动了一下。往往她对某些事情感到兴趣和兴奋的时候都会这样。

“法拉斯太太那件事怎么样？”

“很棘手，她肯定是在睡眠时死掉的。”

“我知道了，”姐姐又说。

这一次我可忍不住了。

“你不可能知道！”我叫道，“我自己也是到了那里才知道的，而且没有向任何人提到。假如安妮那个女孩子知道的话，那她一定是一个千里眼。”

“这不是安妮告诉我的，而是那个送牛奶的。他从法拉斯家的厨子那里听到这个消息。”

正如我所说的那样，卡罗琳不必跑到街上去收集消息。她只要坐在家里，就可打听到一切新闻。

我姐姐继续说：“她死于什么疾病，是心脏病吗？”

“送牛奶的没告诉你吗？”我挖苦她。

挖苦白费力气。她一本正经又有条理地回答说：“他不知道。”

然而，卡罗琳或迟或早总会知道的。何况，她也可以从我这里打听到。

“她死于过量的麻醉剂。她最近由于失眠而服这种药，一定是服得太多了。”

“胡说，”卡罗琳立刻反驳，“她是有目的地吃这种药的，别跟我说了。”

真奇怪，当你有一些自认为是秘密的事情，不希望在别人面前承认；一旦有人提起这些隐秘时，就必然会招致狂暴的否认。我当时立刻愤怒地嚷开了：

“你又来了，真是莫名其妙，乱来一通！法拉斯太太为什么要自杀？一个还相当年青的寡妇，又非常富有，身体健康；除了尽情享受生活的乐趣外，什么也不用干。干嘛要自寻短见？！你真是乱弹琴！”

“并不都是这样。甚至你自己也留意到她，最近她看上去大大的变了。这六个月来，都是这样！看来似乎确实饱受折磨。你刚刚不是说她不能入睡吗？”

“你的判断是什么？”我冷冷地问，“我看是不幸的桃色案件吧？”

我姐姐摇了摇头，然后满有把握地说：

“自责。”

“自责？”

“是的，当我告诉你，她毒死了她的丈夫时，你不相信。现在我更可以相信这一点了。”

“我并不认为你讲得合乎逻辑，”我表示反对，“肯定地说一个女人如果犯了谋杀罪，那她就一定会冷酷到竟然欣赏自己的果实而不会有什么懊悔和伤感。”

卡罗琳摇了摇头。

“或许会有这样的女人，但法拉斯太太可不是这样的人。”

她是一个有胆量的女人。一种不可控制的冲动驱使她要摆脱她的丈夫。因为她是这样一种类型的人，这种类型的人不能忍受任何形式的折磨。无疑，像阿舒里·法拉斯这种人的妻子一定会忍受极大的折磨——”

我点了一下头。

“从她被恶鬼缠住以来，我就不胜为之感慨！”姐姐说。

但我不认为在法拉斯太太还活着时，卡罗琳对她有过同情之心。现在她已死去，再也不会看到她的巴黎时装了。卡罗琳也许准备沉迷于怜惜和同情的哀伤感情之中吧。

我很坚定地指出她的整个想法只不过是胡扯。我之所以这样坚定认为还由于我知道法拉斯太太的死的部分秘密。卡罗琳这样简单地靠猜测来追究真相是错误的。我不打算鼓励这一类事情。卡罗琳将会跑到村子里去散布她的想法，人们将会以为是我提供给她的医学根据。这种生活真令人难以忍受！

“胡说！”卡罗琳这样来回答我的非难。“你将会知道，十之八九她会留下一封遗书，把一切都讲出来。”

“她没有留下任何信件，我也不相信她会留下任何信件。”我高声说。

“哦，”卡罗琳说，“那么你问过这件事了，是吗？我相信，杰姆，在你的内心深处，你正是像我这样想的。你这可爱的老骗子手。”

“我们也要把自杀的可能性考虑进去，是不是？”我被迫让步了。

“会有侦讯吗？”

“可能会，看情况而定。假如我个人宣布我绝对认为是

偶然服食过量的麻醉剂的话，侦讯就可能会省去。”

“那你个人绝对认为是这样吗？”姐姐问道。

我没有回答，霍地站起来，离开了餐桌。

第二章 亚克罗依的婚事

在我继续写下去我是怎么跟卡罗琳讲而卡罗琳是怎么回答我之前，先让我来描述一下我们当地的地理状况：我们的村子，皇家亚勃特村，是跟其它村子十分相似的。我们附近的大城是克兰彻斯特。离这里十英里有一个大火车站、一间小邮局和两家互相竞争的普通商店。强健的人早年就离开这里到外地谋生；剩下来的都是一些未结婚的女士和退休的军官。我们这里的嗜好和娱乐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饶舌。

皇家亚勃特村只有两座建筑物是比较重要的。一座是柏笃克，这是法拉斯太太的前夫留下来的；另一座是芬利园，为罗杰·亚克罗依所有。亚克罗依作为一个乡绅，又不大像一个真正的乡绅，因而一直引起我的兴趣。他的形象使我想起一出古装歌剧里的第一幕：布景是乡村情调的，里面总是出现的一些红脸庞的运动员。他们总是唱着一些到伦敦去的歌曲。现在，我们已用讽刺喜剧来代替这一类的歌剧；那些乡绅们已从歌剧里消失了。

当然，亚克罗依不是一个真正的乡下绅士。他是一个极为出色的车轮制造厂的厂主。他快要年届半百了，但脸色红润，态度温和；他曾慷慨地捐助慈善事业基金（虽然有谣言

说他极为卑鄙地把它用于个人开支)；资助板球比赛、少年俱乐部和荣军俱乐部。确实，他是我们皇家亚勃特村的生命和灵魂。

当亚克罗依还是一个二十一岁的小伙子的时候，他爱上了一个比他大五六岁的漂亮女人，并跟她结了婚。她的名字叫柏顿，是个有了一个孩子的寡妇。他们婚后的生活是短暂和痛苦的。率直的说，亚克罗依太太是一个酒鬼。她很成功地在婚后四年喝着酒走进了坟墓。从那以后，亚克罗依就不想再作第二次结婚的冒险。柏顿的前夫所生的孩子名叫瑞尔夫·柏顿，他在他母亲死时仅仅七岁。现在已经二十五岁了。亚克罗依一向把他当作是自己的儿子，并把他抚养成人。但他却成了一个野孩子，成为他继父的一个担忧和麻烦的源泉。然而，在皇家亚勃特村，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瑞尔夫·柏顿。他真是一个年少英俊的男子。

正如上面所说的那样，在我们村子里，大家对饶舌多嘴早已习以为常。每个人都注意到亚克罗依和法拉斯太太的来往。事实也是这样，自从法拉斯死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他俩经常在一起，人们纷纷推测，在丧服期满后，法拉斯太太就会成为罗杰·亚克罗依太太。确实，大家都感到这段姻缘十分合适。罗杰·亚克罗依的妻子死于饮酒过量；阿舒里·法拉斯在死去之前多年来也是一个酒鬼。这对酒精过量的牺牲品刚好为罗杰和法拉斯太太的结合提供了一个再适合不过的机会。

法拉斯夫妇仅在一年多以前才来这里定居，但围绕着亚克罗依的流言已在多年前就散布开了。随着瑞尔夫·柏顿的长大成人，一些女管家就有可能被确立为亚克罗依的继室。

她们每一个都先后引起卡罗琳和她的朋友们的猜疑。十五年来，整个村子的人都以为亚克罗依会娶他的女管家中的一个。最后，一个无可匹敌的女士，名叫勒雪尔小姐，无可争辩地支配了他五年，为她的前任们两倍时间之久。大家都觉得，连法拉斯太太的出现，亚克罗依也几乎没有注意到。还有另一个因素：随后，亚克罗依的“饭桶”弟弟的遗孀撒彻尔·亚克罗依太太带着她的女儿弗罗娜·亚克罗依从加拿大来到芬利园，投靠亚克罗依。从这以后，按照卡罗琳的说法，她成功地取代了勒雪尔小姐的位置。

我不明确“合适的位置”包括了什么；它听起来颇有点凄凉苦楚，但我知道勒雪尔小姐正咬紧嘴唇、强作笑容。她对撒彻尔夫人表示极度同情。她坦率地说：“可怜的亚克罗依太太，要靠她丈夫的兄弟资助过活，救济的面包是苦的。假如我处于她的位置，那该多痛苦哟！”

我不知道当法拉斯太太的事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时候，撒彻尔·亚克罗依太太是怎么想的。由于亚克罗依先生尚未结婚，因此优势明显地是在她那一方。当她和法拉斯太太在一起的时候，她总是显得妩媚动人。

这一切，已成了我们亚勃特村近年来的偏见。我们从各种不同的观点来讨论亚克罗依和他的婚姻，法拉斯太太总是在这一计划中占着最合适的位置。

如今，这变幻无穷的生活又有了新的安排。正当我们静谧地坐在一起讨论结婚礼物时，大家都被法拉斯太太的死惊得跌入了悲剧的迷雾之中。

我想着这些和其他各色各样的事情，很机械地又想到了自己。这事对我没有特别的利害关系，但我的思想一次又一次

次地围绕着法拉斯太太的死转来转去。她是怎样死的呢？如果是自杀，定会留下一些话去解释她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我认为，一个女人如果要自寻短见，通常都希望透露导致这一悲惨行动的心理状况。她们这样做纯粹是为了引人注目。

我回想起最后一次见到她是什么时候？对，不出一个星期。那时，她的表情还没有什么异样。总之，一切都很正常。

突然间，我记起就在昨天，我还见到过她。她跟瑞尔夫在一起散步。当时我感到十分惊奇，真没想到久违的瑞尔夫竟突然出现在皇家亚勃特村。我记得，他跟他的继父闹翻了。半年多没有回来过，如今却跟法拉斯太太肩并肩、头靠头走着，还很认真地在谈着什么。这委实是耐人寻味的事。

我可以保险地说，在那一刹那间，一个莫名其妙的预兆袭扰着我。虽然还没有任何一点可以感觉到的东西，但事情发展的结果，似乎已经安排好了。昨天瑞尔夫和法拉斯太太的亲热谈话，给我留下了极不愉快的印象。

当我与亚克罗依面对面站着时，我还在想着这件事。

“雪柏！我正想去找你，这真是可怕的事情。”他叫道。

“那么，你也知道了？”

他点了一下头。可以看得出来，他是受到了强烈的打击。他的大红脸突然泛起可怕的阴霾，平时是健康、快活的他，现在一下子颓丧下来。

“事情比你知道的还要坏些，”他阴郁地说，“喂，雪柏，我想跟你谈一下。你能现在上我家坐坐吗？”

“恐怕不行，十二点钟之前我要回去，还有三个外科病人在等我看病呢……”

“那么下午吧——不，最好还是晚上一起进餐。七点半钟

怎么样？合适吗？”

“好吧，我依时来好了。究竟出了什么事？是瑞尔夫吗？”

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说出瑞尔夫来，也许，我一直认为是瑞尔夫出了问题吧。

亚克罗依呆呆地凝视着我，好像听不明白似的。这时我才理解一定是搞错了什么。我从来也没有见过亚克罗依这样心烦意乱。

“瑞尔夫？”他含糊地说，“不！不是瑞尔夫。他在伦敦——该死！甘列特小姐这个老家伙来了。我不想跟她谈这些鬼事情。晚上见，雪柏，七点半钟！”

我点点头。他就匆匆忙忙地走了。我还在猜想：瑞尔夫在伦敦？可昨天下午他明明还在亚勃特。也许是在昨天晚上或是今天一早就跑到城里去了。可是刚才亚克罗依的态度表达了一种不同寻常的表情。从他的口吻来看，好像瑞尔夫已有好几个月不在这里了。

我没有时间进一步思考这件事了。甘列特小姐一定渴望得到消息。她有着和我姐姐卡罗琳一样的性格和特点，但缺少卡罗琳那种自认为策略高明、推论确切无误的性格。甘列特小姐上气不接下气、满腹狐疑地走过来说：

“可怜的法拉斯太太死了，真令人悲伤。很多人说她吃了过量的麻醉药。这些人信口开河，真缺德！更糟的是，他们还说亚克罗依已发觉了这件事，并且要撕毁婚约——是的，她们有一张婚约！我甘列特可以证明。当然，我必须知道全部真相——医生们是知道的，但他们从来不说给别人听。”

她一边说，一边用那双杏仁眼盯着我，看我对她的建议有什么反应。幸好，与卡罗琳的长期相处，使得我脸上保持